

拉链厂

文 / 欧阳国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铜奖

—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发现大多数桐家洲人的命运都和浙江的拉链厂有关。这家消失的拉链厂，就像一根拉链头将两列链牙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连接着乡村和城市，故乡和他乡，出走和返回，过去和未来，生存和死亡。

二十年前，堂哥因没有考上大学，按照他和伯父的约定，他要外出务工。他心有不甘，一个人躲在房间睡了几天几夜。

那年夏天，桐家洲雨水不断，清澈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河流，层层叠叠的梯田早已饱和，洪水从田埂外泄，像一块块瀑布挂在桐家洲。后山脱落的泥石像子弹一样飞向破旧的土房，一堵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窟窿。伯父和父亲戴着斗笠在雨中清理房前屋后的泥沙。房间的水越涨越高，地面变成了池塘。堂哥床底的拖鞋漂移出房间，走到了客厅。他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还是死死地躺在床上。他仰视湿漉漉的楼板，雨水一点一滴落在房间。雨滴似乎掉进他的双眼，模糊了他的视线。

雨过天晴，堂哥收拾行李，一声不吭，离开了桐家洲。我站在村口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。他并没有回头。

他去了浙江义乌的拉链厂。

堂哥不是第一个去义乌拉链厂的，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桐家洲最先去拉链厂的是我一个远房表哥。他个子不高，皮肤有些黑。有一年冬天，在外打工的他带回一个长相标致的女孩。表哥牵着女孩的手行走在泥泞的

田埂，远远看上去，女孩比表哥高出一个头。这个外地来的女孩皮肤白皙，长发飘飘，说的是普通话，声音十分温柔。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，只知道她来自义乌拉链厂。

拉链厂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意识里。这段美好的爱情成为我对义乌拉链厂的第一印象。它应该如校园一样美丽，桃花盛开，处处可邂逅爱情。

第二年冬天，表哥和女孩带回了一个婴儿。他们准备结婚酒和孩子满月酒一起操办。不幸的是，孩子突然生病夭折了。那个冬天很冷，村庄暗沉，空中飞着雪花。婴儿的尸体用一层层旧衣服包裹着，放在了他家门口的草坪上。表哥沉默不语，他提着孩子往山走去。女孩扑倒在地上，撕心裂肺地哭……

表哥和女孩结婚了，但他们并没有办酒席。春节一过，他们又去了义乌拉链厂。从此，他们几乎没有回过村庄。桐家洲，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伤心的地方。他们唯有远赴他乡，才能忘却疼痛。义乌拉链厂成了抚平他们伤痛的港湾。

和表哥一样，越来越多桐家洲人选择了逃离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像一阵强劲的风吹进桐家洲，带走了桐家洲的父老乡亲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主人都消失了。他们选择子夜出发，徒步到乡镇赶坐第一趟班车。半夜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起，沉睡的村庄提前苏醒。村庄所有的狗集体汪汪地叫，它们的叫声像是哭声，听得人心碎。桐家洲人举着高高的火把，扛着大包小包离开了村庄。他们远行的灯火渐渐地消失在乡间小道，就如同犬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微弱……

等到天亮，桐家洲只剩下老人和小孩，还有鸡鸭鹅，牛羊狗。

这场蓄谋已久的集体逃离，像是掏空了村庄的心脏，它从此变得伤痕累累，全身病痛。热闹的桐家洲变得冷清，寂寞。大门的锁在寒风中不停摇曳，没有了主人的爱抚，它们的身体将由闪闪发亮变得锈迹斑斑。一家大门两侧贴着烫红的对联，门上有一个偌大的“囍”字。门口，一对红色的蜡烛还在燃烧，蜡油像泪水一样流着。

我堂姐小学没有念完就外出打工了。她个子矮小，离开桐家洲时，她背上的行李比她还要高大。我的叔叔婶婶将刚刚出生的孩子，寄养在我

家，夫妻俩在孩子熟睡中偷偷地离开了。我的舅舅舅妈、姑母姑父、姨母姨父、表哥表嫂……我的父老乡亲都走了。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义乌的拉链厂。

几年后，我父母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春运中，他们像蚂蚁一样，在大地上迁徙，从农民变成农民工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故乡到他乡……

二

上世纪末，家庭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浙江义乌兴起，它们在农村、城中村、乡镇街道和城市遍地开花。这座由小作坊成长起来的“中国小商品之都”，像一块磁场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那些看似普通的民房，收容疲倦的身体，安放青春和梦想，像一艘前行的航船，承载了无数人的命运。

拉链厂在义乌丹溪大桥桥头，一个叫下傅村的城中村。拉链厂没有一个像样的招牌，倒像是一户人家。实际上，它就是老板在自家开的一家小作坊。这栋五层高的房子位于村口，一条巷道从门口穿过，串起了两边一栋栋房屋。这些外表看似安静的房屋，每天都昏天黑地地生产。

和其他厂房一样，拉链厂一天到晚大门紧闭。一扇铁门隔断了工厂与外面的世界。锈迹斑斑的铁门坚硬，冰冷，给人一股钝痛感。从外推开铁门，一楼厅堂就是一个偌大的车间，二楼老板用来居住，三四楼也是车间，五楼是集体宿舍。厅堂门口摆放着一张不大的桌子，桌面堆满账单，从早晨到傍晚，老板都坐在这里。这就是他办公的地点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老板姓名，只记得他身材魁梧，永远挺着一个啤酒肚。老板从来不刮胡子，胡须特别茂盛，几乎挡住了他的嘴唇。老板坐在办公桌总是不停地按计算器，核算进出货数量，给工人计件，并转化成工钱。他的中指像小鸡吃米似的快速地点击计算机的数字，计算机发出急促的声音，每个数字的响声像子弹一晃而过。这也是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地方。月底还没到，有的工人急需用钱，就向老板提前支取工资。老板心地善良，一般都会答应。老板娘瘦得猴子一样，她头发银黄，眼睛碧蓝，长得像外国人。每天，老板娘都化淡妆、涂口红，她走路带风，一副十分时髦的样子。老板娘喜欢骂人，嗓门特别大，大家都特别怕她，见到绕道而走，暗地里都称

她为“母老虎”。

拉链厂繁盛的时候有近百名工人。工人大部分来自江西，在江西人中桐家洲人又占多数。除桐家洲人外，有的来自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等地，还有的来自江西上饶、抚州、鹰潭、九江等地。湖南几个女孩子长得好看，个子高大，身材苗条，长发飘飘。上饶人有一对夫妻，男人长得白净，可能是多年进厂没有下地的缘故。女人有一颗龅牙，她不太爱说话，可能是怕暴露自己牙齿的缘故吧！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上饶人，听说是这对夫妻的亲戚。不过，他们之间来往并不密切，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亲戚关系。他是个矮墩胖子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大家都习惯叫他“拐子”。他的真实姓名，很少人知道。

那个时候拉链厂的工人大多数是女孩子。她们多为豆蔻年华，正处青春期发育期。封闭的工厂无法禁锢少女追求爱情的渴望。拉链厂有一个帅哥叫阿莱，他留着长发，长得像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杨过，迷倒了拉链厂一大帮女孩。他隔三岔五在拉链厂换女朋友，她们不仅死心塌地把第一次献给他，还舍得为他花钱。拉链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僧多粥少。“拐子”也谈过好几个女朋友，还是女孩追求他。不过，最终没有一个女孩嫁给了“拐子”。他离开拉链厂时，孤身一人。

堂哥像一滴水，流进了拉链厂的流水线。命运之河带他一路向前，他别无选择。他时常想，要不是桐家洲那场大暴雨，他应该不会轻易向伯父低头，向命运妥协。他操作机器时，泪水如同当年桐家洲的雨水一样落下，他眼前一片模糊。突然，锋利的机器落在堂哥的中指，鲜血犹如泉水一样从伤口冒出。瞬间，疼痛从堂哥中指扩散，像一只猛虎在吞噬他的身体，从手指到身体每一个细胞。他蹲在地上，全身颤抖。

每天，堂哥从流水线下来，都坐在拉链厂五楼楼顶，望着陌生的城市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

这一切都被金丽看到了。她爱上了堂哥，爱他英俊潇洒的模样，爱他忧伤沉思的眼神。她每天买来一只大西瓜，陪伴堂哥坐在拉链厂楼顶。不仅金丽追求他，堂哥的到来引起了拉链厂一阵躁动。流水线的女孩子坐不住了，开始想尽办法追求他。有的教他如何做拉链厂，有的为他洗衣做饭，还有的带他逛街购物……

堂哥只喜欢金丽。他苦涩的生活被金丽甜蜜的瓜渐渐冲淡了，并且越来越甜。夜深人静，堂哥趁着夜色抱住金丽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倒高兴。堂哥感觉空荡荡的心瞬间被金丽填满了，人生迷茫的他，身处异乡的他，那一刻找到了归宿。

就这样，堂哥和金丽确立了恋爱关系，并最终结婚了。他们走到一起让很多女孩伤心。秋莲就是其中之一。她也是我们桐家洲人。秋莲喜欢我堂哥，可堂哥不喜欢她。她深受打击，不久就离开了拉链厂。几年后，秋莲嫁到了桐家洲隔壁村。每年正月初二，秋莲都回娘家。每次经过堂哥门前，秋莲都有意加快脚步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秋莲依然没有忘记拉链厂的日子。那些在拉链厂的女孩都无法忘却自己的青春。她们已是不惑之年，如今消散在茫茫人海。

三

和堂哥一样，我也是高考结束去了义乌拉链厂。火车下午从赣南出发，到南昌向塘站时天色完全暗了。夜色中，火车按照既定的路线做出选择，由京九线驶向了沪昆线。人的一生同样行走在一条无形的道路上，随时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。十八岁的我，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
天蒙蒙亮，火车到了浙江义乌站。我从火车站走出，看见一堆出租车和摩托车。我坐上一辆摩托车，司机是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。我一眼选择他，是因为他戴眼镜，看上去很斯文，感觉是个好人。可是，我坐在摩托车上还是忐忑不安，他开得很快，像一阵风往前吹。摩的司机一路沉默不语，我甚至想他会不会在预谋一场拐卖。我不知道下傅村拉链厂怎么走，他会把我带到哪里去。

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摩的开到了下傅村。我一下摩托车就看到母亲，她站在拉链厂铁门口。她已经等待很久了。我们一进拉链厂就碰见了老板娘。她噼里啪啦就骂母亲，“这里是工厂，不是你们家，谁同意你让小孩来。”不过，老板娘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

进入新世纪，义乌家庭手工作坊开始走向衰弱。拉链厂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工人剩下不到五十人，湖南、湖北和安徽人都走了，剩下基本上是江西人。我到拉链厂就感觉回到了桐家洲，看见的都是熟悉的人。他们

从桐家洲出发，在这里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桐家洲。桐家洲是一个小地方，大家每天都要见面。拉链厂就更小了，桐家洲人每天生活在一起，就像拉链连续排列的链牙一样，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老板为了留住工人，此时的拉链厂管理更加人性化了。铁门白天随时都可以进出，到了晚上九十点才会反锁。每天一早，母亲穿过马路，到江南市场买早餐和买菜。江南市场离拉链厂大概十分钟路程。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巷道，两边的民房都是家庭手工作坊。

夏天，不是拉链生产旺季。每天拉链厂早早就收工了。傍晚，桐家洲人都习惯成群结队到江南市场，就像村庄逢年过节赶集一样。他们悠闲地走在巷道上，有说有笑，像是下傅村真正的主人。

江南市场到处都是人头，那些忙碌了一天的工人，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挤得街道水泄不通。一条不长的江南市场，从头走到尾也就五分钟，除了蔬菜、水果、服装，这里卖得最多的是小商品。这是他们每天最轻松的时刻，他们由打工者变成消费者，或者旅行者。他们表情自信松弛，似乎把故乡忘得一干二净，完全融入了异乡。他们不像是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民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民的模样；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，谈论的不是家乡的人和事，而是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。他们空手而去，每次都满载而归。

江南市场有几家照相馆。照相是在义乌的桐家洲人最高兴的事情。他们穿上时髦的衣服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蛋涂得白白净净。女孩喜欢涂口红，她们把自己的嘴巴整得像一根香肠。大家拍合影，也拍个人照。拍照时，他们有的选择站着，有的喜欢坐着，有的轻松自如，有的表情僵硬。女孩往往胸前抱一只娃娃，或者手捧一束假花。照片一般会过塑，背景有蓝天白云，江河大海，高山流水，还有一片花海等等。过塑的照片会打文字，比如：岁月流逝、青春年华、美好韶光等。如果是一对夫妻或者恋人照片上的字一般是“爱情甜美”“真爱永恒”之类的。他们把过塑的照片寄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，照片上的桐家洲人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，感觉个个在城市里过上了幸福而体面的日子。

除了去江南市场，他们还去更远的夜市场。我现在忘记了夜市场具体名字。只记得，夜市场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是人，就像一个巨大迷宫，

让我完全迷失了方向。行走在夜市场的人流中，就仿佛有一股洪流将身体往前推。我拉着堂姐的手，慢慢地跟着她往前走。实际上，她个子比我矮小，可是她一点也不胆怯。拉链厂的女孩似乎对人头攒动的夜市习以为常，她们不急不慢地蹲在地摊上挑选鞋子、衣服、首饰、生活用品和化妆品……她们反复钻进布帘遮挡的试衣间，不一会儿，像变魔术一样，换了一个人似的又从试衣间走出来。试衣服的女孩总喜欢问，好不好看？合不合身？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她们灿烂的笑容比廉价的衣服更加美丽迷人。

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而繁杂的世界。在一个魔术表演的地摊上，我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稀里糊涂被骗去。我乖乖地把钱给他们，除了不甘更多的是恐慌。显然，年少的我无法洞察陌生的城市和复杂的人心。

拉链厂的工人光顾最多的还是拉链厂楼下的商店。这家商店租的是拉链厂老板房屋的一楼，开店的也是江西人。店老板整个夏天都穿着一条花色短裤，上身赤膊，每次看到他都是满头大汗。他身上好像有流不完的汗水。女店主是一个肥胖的女人，她特别喜欢笑。她的笑容是商店最鲜明的招牌，也是最好的广告。因为她甜美的笑容，商店变得财源滚滚。

商店最畅销的是冰棍和啤酒。夜幕降临，总有男人站在商店门口，手上提着啤酒瓶，嘴巴叼着一根香烟。女孩则喜欢买冰棒，她们嘴巴噙着一根白色的冰棍，坐在商店门口看电视。她们穿的是廉价的牛仔短裤，露出一条条雪白的大长腿。喝酒的男人喜欢把目光投向女孩的大腿，有的男人看得嘴巴都歪了。当然，也许是他们喝醉的缘故。

黑白电视机播放的是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，有的女孩喜欢乔峰，更多女孩喜欢段誉。当她们看到段誉和王语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，不禁停止噙嘴巴里的冰棒。

现在，消遣方式多元化。一部手机就可以视频聊天、看电影看电视、网上购物等等。很难想象，当年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心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。

四

仲夏，拉链厂就像一个火炉。我躺在五楼集体宿舍，床上的席子热得发烫，吊扇涌出一片热浪。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，和堂哥跟伯父约定一

样，父亲要求我考上大学才继续念书，要不然就外出打工。在拉链厂的暑假，我经常躲在集体宿舍读书。我印象深刻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不为命运所折服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。我把故事讲给桐家洲一个堂姐听，她一边穿拉链，一边掉眼泪。

在拉链厂，我还阅读了《巴黎圣母院》《老人与海》《复活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中外文学名著。十八岁的我，在拉链厂这个特殊的环境下，阅读这些文学作品，它们所激发的能量是无穷叠加的。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力量，影响了我即将面临的选择，也无形之中引领我的人生走得更远。

除了阅读，我在拉链厂还写作。我把床当作书桌，写下一篇篇稚嫩的文字。我记得自己当时写了一篇小说《小巷》，偷偷地拿到下傅村打印店打印，寄给了上海的《萌芽》杂志社，参加当年“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竞赛。投稿当然杳无音信，不过，我的写作之路毫无疑问也是从拉链厂开始的。

在拉链厂这个狭小而封闭的环境，我以一个少年的身份融入打工者的现实生活。他们在异乡构建了全新的生活状态和人际关系。他们在一条流水线上工作，在一个卫生间洗澡和上厕所，在一间集体宿舍睡觉……他们暂且不论年龄大小，不论家庭亲戚，不论男性女性，不论文化水平。在流水线上，他们身份平等，他们名字一样，他们目的一致。

有些事情若是放在封闭的桐家洲，简直难以想象。比如，睡觉。集体宿舍是一个大房间，摆放了十多张床。有的床周围拉了一块布，这些显然是一对夫妻或恋人的床位。一块布当然挡不住任何声音，在几十人的大房间，而且满屋子都是熟悉的桐家洲人，这是一件多么尴尬而害羞的事情。

桐家洲人在拉链厂看似相安无事，相互之间毫无秘密。实际上也矛盾不断，暗流涌动。

最大的事情差点出了人命。白净的上饶男人喜欢上桐家洲一个女孩。上饶女人知道后，把女孩从流水线上拉扯下来，两个女人在地上拼命厮打。上饶男人跑过来，给了上饶女人几巴掌。晚上，上饶女人从楼下商店买来几瓶廉价的白酒，像喝矿泉水一样灌进自己身体。她喝得胃出血，倒在了拉链厂的集体宿舍，一动不动，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。上饶男人吓得跪在地上哀声痛哭。老板娘拨打120，急救车很快把上饶女人拉走了。经过

医院洗胃抢救，上饶女人才捡回一条命。

后来，上饶夫妻离开了拉链厂。女孩自然也走了。女孩后来结婚了，听说又离婚了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看见她回到了桐家洲。她坐在屋檐下，身体消瘦，眼神忧虑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。毫无疑问，她在拉链厂的事情变成了风言风语，从浙江义乌吹到了桐家洲，影响和改变了她整个人生。

小吵小闹在拉链厂当然经常会有，大多数是因为上厕所、洗澡、睡觉和流水线做工引发的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闹得最凶的一次是我母亲和我表嫂。

她们不知道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吵起来了。这都不重要了。吓人的是，当大家听到吵架声音赶来时，她们俩都各自手持剪刀，情绪异常激动，扬言要把对方刺死。这场激烈的争吵换来的是两家人多年的冷战，即便是天天在拉链厂，也从不打招呼。春节回到桐家洲，也互不来往。

多少年后，我们两家才重归于好。我母亲逝世后，当我抱着她的骨灰从外地回到老家时，我表嫂竟然跪在我家门口嚎啕大哭。我母亲出葬时，也是她哭得最凶。表嫂这些举动是不是因为在拉链厂和我母亲吵架有关呢？她是不是在后悔呢？要不然，她怎么会哭得如此撕心裂肺。

小小的拉链厂就是一个世界，矛盾与冲突本是世界常态。一条好的拉链，可以将两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那些紧密相连的链牙，连接了一个和谐的世界。

当我走向社会，走上管理岗位，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，我懂得调和矛盾，就像一根拉链一样，要把人和人融合在一起。

五

十八岁的我，满脸的青春痘，它们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滋生在我的额头、脸蛋和下巴。我喜欢用手去挤压青春痘，经常把自己的脸弄得坑坑洼洼。

除了看得见的青春痘，还有看不见的青春荷尔蒙。它们像潮水般在我身体不断上涨，让我终日难安。这一股潮水不仅袭击我，也同样袭击在拉链厂流水线上做工的陈洁。和我同龄的陈洁似乎比我发育得更早更快。她

与我个子相当，同样是满脸青春痘。不一样的是，陈洁胸部像长了两个茶树包，凸起来了，在穿着单薄的炎炎夏日，她正在发育的乳房若隐若现。

我和陈洁从小青梅竹马。我们都住在桐家洲洲口，小时候一起放牛、砍柴、玩游戏、上学……桐家洲人见到我们，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小夫妻。初中毕业后，陈洁离开了桐家洲，去了义乌的拉链厂。她想和我一起继续念书，可是在她父母看来，女孩子读书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攒钱。

三年后，我们在拉链厂相见。她刚从流水线上下来，身穿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在光线晦暗的工厂，她的出现就像一束光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她看见我，脸上似乎荡漾着一丝春风，她羞涩地微微一笑，满脸难掩喜悦之情。

在拉链厂的桐家洲人看来，我是为陈洁而来的，我们是天生一对，我们将恋爱结婚、生儿育女，白头偕老。也许，陈洁也是这样想的。有一天，她特意带我到义乌的另外一个村庄，看望她正在那里打工的父母。

早晨，我们从下傅村拉链厂出发，沿着滨江公园，走过丹溪大桥，到义乌中心汽车站乘车。我们并排坐在客车上，窗外吹进凉爽的微风，吹拂着她柔和的长发。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，打扮得如同新娘回门似的。我们都望着窗外，心里有太多的话，却只字未提。

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城中村的名字。陈洁的母亲就站在村口等候我们。当时，陈洁母亲是多么年轻。现在的陈洁差不多就是当年她母亲的年龄和模样。

陈洁的父母特别热情，像过年一样招待我们。我们并没有谈论太多，但一切又感觉心知肚明。这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见面，象征意义不言而喻，它甚至一度左右了我的选择。

黄昏，我们回下傅村。我和陈洁肩并肩行走在丹溪大桥，我们悠长的影子落在地上，不断前行。我们停下来，站在桥头，看见夕阳西下，平静的义乌江就像一面广阔的镜子，闪闪发亮，天空在燃烧，将大地照耀得一片通红。暮色降临，陈洁悄悄地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全身不停地哆嗦，脸蛋如夕阳通红，火辣辣的，心脏像闯进一只野兽，活蹦乱跳。

我们没有说话，只见满城灯光渐渐地亮起，义乌城变得光彩夺目。我

望着灯火通明的义乌城，感觉不再陌生。我似乎如同当年的堂哥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不久，我的高考成绩出来了。我顺利考上了大学。

我和陈洁站在拉链厂楼顶，头顶满天星星，远处的丹溪大桥车流马龙，桥上华灯绽放，像一条耀眼的银河。我们开始肩并肩站在一起，她慢慢挪动肩膀，身体离我越来越远。最后，她带着哭声离开了。

夜色中，我从拉链厂走出。我回头，看见陈洁站在阳台上。当我踏上返回的列车，不禁泪流满面……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去拉链厂。多少年后，拉链厂被征地拆迁了，下傅村建起一栋栋高楼大厦。

发表于《美文》2022年第10期